熙朝名臣實錄

熈朝名臣實錄卷十七

秣陵　焦竑　輯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少保倪文毅公

公名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歷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晉學士侍東宮上大學諸直解又明年考順天鄉試勢家子弟不獲倖進造飛謗誣公謫戍開平八年赦還外艱去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公因名岳公瓌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修考校纂綴精

詳安雅進講　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
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
無不諳暢每大廷集議公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
國重計多公裁定公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舂容鬯達下
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成化二十三年　茂陵
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公爲侍郎疏言　上詔
可耿公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公每見公疏稱善不嘗
已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
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
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

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進左侍郎會灾異求言與尚書共疏寅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劾鎮守內臣韋眷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耿為尚書內臣韋眷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公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偽 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羣聽馬鈞陽言成化間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公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

二年、二十二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版日耗宜立嚴科、
痛加條華如文升議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
保、未幾改南兵部叅贊機務十一年清寧宮災條上修省
二十八事十三年　召入吏部爲尚書公才學識量優於
經濟、於諸卿中、唯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不肯苟徇先
是弘治六年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
京南公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
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
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
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公議良是十三年卒贈少保謚

文毅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公父子始文集並傳自王忠文後再見云公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略云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乩加思蘭大爲邊患盖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險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寨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通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通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衂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

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志虜勢不戢邊患不寧上厪

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克牣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廝養而骨委戰塲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

深非細故也況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累邊兵之功望敵奔潰又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喩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馳況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吭兵家奧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

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貴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

下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佃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 朝廷有廩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次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彈之之道兵力散而無養之之資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

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況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絶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羶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

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亙無際既無城郭之恆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避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illegible]遂[illegible][illegible]焚夫　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滋蔓益多是果何知誠為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

皆受之於天於 祖宗不可忽也何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陜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陜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爲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書生典兵謂詭謀爲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執己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爲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置南夷復倡閑備之說以起釁而示怯違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弛兵機上壞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

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聚而提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黄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鐵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戸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

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華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illegible]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所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太保周文端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王陽曲人宣德乙卯貢士初主事刑部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尚書寬大詳雅修髯長身善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諡莊毅贈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 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勞公宜跪請 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旨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上言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傍費省遊幸

止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上蹤跡此
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寔具草公曰疏草本出
經郎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執
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粥兩淮准給
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
稅又執不與　上悅公言併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釣陽請
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　祖訓六部不得相壓
兵部輒侵戶部官非　祖訓　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
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
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

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
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
靈臺奏增洒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修清寧宮調
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輙動請以戶部
羨銀顧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旁
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
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即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淵瀦苟指
目前輙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為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
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 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
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

爲東宮班者、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二年致仕、康
陵即位、起南戶部、爰大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謚文端、
公初在淸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守
正應變、剸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

太子太保劉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明年爲天順八年、
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
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員外郎、進
車駕司郎中、還爲職方司、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練於天
下事、所奏覆多當 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

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創邊釁大夏敬抑絀之不能騁騁扼腕安南黎灝破侵占城地西略諸土夷敗於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用討之從索英公下安南牘大夏匿弗予尚書爲楊爽至再大夏徐告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由鴉鶻關迂迴數十程奏請由鴉綠江大夏謂由鴉綠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而待今日殆有微意乃勿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太宰才之欲以爲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參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及宋慈元后陵泫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

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乃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
就轉浙江左布政去廣東陳獻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
與大夏善嘗稱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持論於今人
中郎古人亦未易當也弘治六年河决張秋　詔進大夏
右副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
洶洶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渠可三十里復疏
四府營之渠可十里聯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
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運艘無滯功重而費
輕逾於徐有貞甚　璽書褒賞入爲戶部左右侍郎十年
用治邊例戒曰邊糧草半爲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

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其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為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年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即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三上章乞致仕歸築草堂居之天下因稱曰東山先生十三年廣東西督撫缺即家起右都御史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大夏亦精

心無倦一時肅然盜賊衰止在廣東西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十五年召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旣廷謝　上御便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斂俱有常何至今日輒言民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臣在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卿衛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斂更一一議而革也於是　上益察知大夏無且綜事嘗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　上嘗常朝坐金臺右宣必大夏再宣必珊

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逵者在延綏嘗擣虜營妻子有尅獲乃以捷聞　上嚮之密謀令帥師擣虜而問於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逵乎延綏至今少息得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聞之從征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也　上曰卿爾　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夏對曰陛下神武故不後　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唯有守耳𢧐珊亦從傍贊決　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為所誤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　上與大夏語及

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怨而使以恩歸　上似未足深怒　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為天子皋陶為士師執之而已　上徐曰珠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宥允珠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猶者臣但言民窮而卒窮殆甚　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甚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宅居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　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為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政莊浪土帥魯麟為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彊梁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

之散地者　上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為也
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為疵獘其先
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瞵卒怏怏病死　上復謂大夏京
輔左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
操卒萬人還之鎮以為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為
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患失兵造飛語揭之宮中
上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於失（聖○明○）
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當之大夏對曰臣無暇及他鎮
臣在廣廣之會城樵採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至世廟時乃盡剗之甲承）
餉何以不乏　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已久安能遽削今

必令庶如鄧原參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傳之敏英主亦未能遠[illegible]也）司禮監
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　上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
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　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
我在何憂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苗瑋
恃夙貴恥不肯與選　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郎
參奏大夏曰如前旨何　上曰吾雖意若之未發也何謂
旨既而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參上　上切責瑋示若
逮繫者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
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大夏曰　上
恐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

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　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　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爾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　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媚逆瑾敗而所侍郎者亦皆不稱　上自是益信大夏與載珊賞賚金幣有禮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淅賜大夏　上一日召對良久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薦且屬

毋廷謝恐宅人或觖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　上不
見次日論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糾故巳之
且恐汝同列有忌者珊以老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臾
上謂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為言珊實病且用
身幸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　上曰主人
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
何恐舍朕巳泫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
曰死此官矣俄而　上崩　武宗立上少而從左右為俠
遊幾巳露時藏珊巳卒大夏與馬文昇相繼乞骸骨部進
大夏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　璽書乘傳續廩給夫瀕行

又賜白金彩幣寶鏹、而郎中李夢陽、爲東山草堂歌、語跌宕悲壯、天下傳之、大夏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郄、劉宇又檄閣造滕事、銜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上郎岑濬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先帝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滽、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駡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疏解之、又瑾所使使詗大夏家實貧、始承戍甘肅衛、瑾誅赦歸、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廩秩、而

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耕稍贏郎以貸予姻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為重輕居數歲卒壽八十一言官復推大夏 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諡忠宣

鄭端簡曰修 清寧宮有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減十五督工者訴上 上令內臣詣內閣擬旨詰責洛陽曰惜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 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故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以告 上欣然如公議嘗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啟朕公對不敢 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 上曰卿與朕

論國事豈敢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
何異前代斜封墨勅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
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 上
稱善又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 旨釋李夢陽中外懽
呼 聖德如天地 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
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挺
而釋之朕知此輩得計卽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
受殺直臣名不忍如此朕以故釋復職一日 上召公入
御榻前 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公對
又欲起不能 上命太監李榮掖公出禁且扶且請曰吾

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公曰　聖上天性聰明某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毋稱卿某於老太監蹤跡疎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　上崩公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瑾專政三年夏逮詔獄謫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墓地五年赦還田八月瑾誅復官致仕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無不盡心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為者也

弇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六

曹則耿裕倪岳俞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文侍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有如三君子之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孝宗而難於　憲宗於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齟齬終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也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寄不私不勝蓋以才力勝大夏仁心為質道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所恨造膝之語少有傳者

李夢陽送大司馬劉公歸東山草堂歌曰東山有草堂繚繞雲嶠孤前對祝融峯下瞰巴陵湖明公昔時此堂居麋鹿熊豕當窓趨洞庭日落風浪湧倒影射堂堂欲動慘淡

誰聞紫芝曲獨善不救蒼生哭先帝親裁五色詔老臣曾
受三朝祿此時邊徼多戰聲曳履謁帝登承明謝安笑却
淮淝敵魏相坐測單于兵九重移榻數召見夾城日高未
下殿英謀密語人不知左右微聞至尊羨自從龍去不可
攀公亦卧病思東山湘娥含笑倚竹立山鬼窈窕堂之側
上書苦死只欲歸聖音優容意悽惻內府盤螭縷金織賜
出傾朝皆動色白金之鋌紅票記實鈔生硬鴉翎黑崇文
城門水雲白是日觀者塗路塞城中冠蓋盡追送塵埃不
見長安陌人生富貴豈有極男兒要在能死國不爾抽身
早亦得君不見漢二疏千載想慕傳畫圖郎如草堂何處

無祿食靦綱胡爲乎乃知我公眞丈夫、嗚呼乃知我公眞丈夫、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三年、御史督學南畿、十四年、督學陝西、爲按察副使、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布政使、弘治二年、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竄流聚爲利、公刻日令自首、撥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脅從千餘人、事遂定、四年、陞刑部侍郎、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

御史　上親鞫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天
威頓霽　上知公清慎辨延寬接膝前咨至移晷刻引疾
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問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
覺泣下　上亦爲動容一日公私懇華容曰珊老病子幼
萬一客死異鄉不得瞑目公同年友受知　主上獨不爲
我言乎一日　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病華容言珊久
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矜允　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
珊在告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　陛下
日爲彼達情悃　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任
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恐捨朕先歸華容以　上語

告公泣曰吾不得返家矣十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公奉職守法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父洪進士為御史沒於土木公少有奇氣里中有竹樹為帷公年七歲即指揮羣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為庶吉士與華容同出兵部為主事歷郎中華容酹亮端恪公方毅坦直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參議浙江景寧有礦盜衆且議用兵公力請撫執十二人寘法餘悉解散弘治元年左布政使湖廣三年

副都御史廵撫山西憂去六年復山西廵撫奏增解池鹽課補藩祿餉大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可車行者致米八年改陝西會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鈞陽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公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右都御史總漕廵撫江北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時例漕司貸筭假銀太倉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公曰下剝上核漕是以窘國貸取息大非政體築高郵湖隄瀟殺水勢又築隄寶應十四年改南臺與林翰林俊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遷南刑部尚書尋召還內臺　上知公名與

華容鈞陽浮梁同心效職一時並稱名卿正德元年瑾矯旨逐公歸田又明年疾病且革儼衣冠拜家廟退終正寢公丰釆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賁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尚書黄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爲屯田主事寮友忌公嫉奸吏誣奏事竟白同寮坐傾險去官公以故舉薦起歴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歴陞文選郎中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矯激沽名以閧

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公退客至輙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品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勢家干請欲用其私人輙力言不可公亦不妄交游陳恭愍謝文肅獨以道義相好奏詔薦應天府尹樊瑩福建按察僉事章懋文肅言公在文選毎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盖十有五年始終不少變陞右通政通政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原屢薦公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簡稱公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俯亦爲文選郎中俯子綰官生論大

歷歷官禮部侍郎遣使交南陞尚書未行落尚書以侍郎致仕

太傅韓忠定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文字貫道洪洞人母妊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已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為給事中工科劾都御史王越薦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宮越又附汪直以故逮文華殿考訊幾死出為湖廣叅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尚書　泰陵知公召為尚書戶部將時召見公一日顧公長歎公頓首謝不職　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急奈何公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

開中引鹽、一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
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之人、 上盡行其言、 康陵初
即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 上犬馬鷹兎舞唱角觝、
廢萬幾、公每朝退、輙泣扃户、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休戚、
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
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
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乃具疏以進曰、臣等待罪股肱、值
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
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覩聖容日就清癯、皆
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

巧爲浮蕩　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
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
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
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
人唯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
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
雖將此輩虀粉菹醢何補于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
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
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
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

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衆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閣瑾等窘巳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洛陽語王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愛國言良是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瑾等無奈何乘夜繞　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微

上恩奴儕且硃餵狗 上從動璫等益復伏地痛哭不止日狗馬鷹兎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諱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唯 上所欲爲誰敢言者於是 上立詔璫入司禮監逮斥洛陽餘姚二閣老自是璫益專弄權矯詔奪公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又矯詔逮公詔獄欲殺公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贓米先後三千石破公家璫誅復官致仕 永陵即位犀官交薦加太子太保賜書存問曰起文彦博於九袠之餘人心攸屬繼衛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長卒贈太傅諡議稱公恩同翁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諡忠定

一太子太保林文安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瀚字亨大閩人成化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歷陞諭德弘治三年爲祭酒公爲祭酒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故事祭酒膳役銀歲且百公悉貯官繕祭酒公署及監中諸師儒寓舍九年進禮部侍郎掌監事十二年入吏部爲侍郎明年爲南吏部尚書會災異率羣僚陳十二事時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貢緣傳奉授中書舍人者公上疏申救御史乞寬宥以全風憲之職收回中書舍人成命以杜倖進之門不報十七年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明年甲子請老正德元年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五

珎薦公學優才贍剛方貞介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是時逆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

官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贐倖金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

之恨勒科道招詞逮公為黨矯詔除浙江左參政致仕瑾

恨未已復矯詔指公與大學士劉謝尚書韓文等為姦黨

瑾誅復尚書致仕按察副使陳伯獻嘗稱公賤者即之不

知其為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為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

為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

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安子庭棉嘉靖中為工部尚

書諡康懿庭棉弟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庭機子㦗亦為

南京尚書禮部機與嫌三世皆爲祭酒嫌孜孜不倦教誘後進唯恐有忝祖德謙慈仁讓厚允矣君子弟煙亦舉進士爲兩司三品大官庭機與嫌皆宜謚文庭機文康嫌文懿當矣

尚書王文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公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致公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公書頗奇史史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所留讀書府弟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

曰此生文章經世非直舉業矣幾發解河南第一筮仕南京戶部弘治九年僉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在晉九載　泰陵勵治思賢嘗召見華容論人材曰潘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正德改元乞致仕賜誥四年家拜國子祭酒不數月爰去七年又拜南戶部侍郎十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將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與宸濠通公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完意不說十四年三月陞公南戶部尚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公出督餉留都至九江聞變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

聞　康陵南巡益憤懣疽發背卒諡文莊公慷慨多識凡
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己歷歷能言至論時務要
決成敗可否通窒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不問人私人亦
不敢以私問也嘗以太守蘭州人治南陽脫略簿書宜導化
理公及舉人張景純皆太守所識拔弟鴻漸亦舉河南鄉
試第一官至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廉靖有吏才

副都御史陳公

公名鎬字宗之系出會稽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京
占籍欽天監父獻孫鄉舉爲豐城教諭公賦質卓穎少受
庭訓以文行聞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丁未成進士授禮

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爲人明
敏有吏幹董學時校閱精覈公廉詳慎終始如一諸生登
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洙泗誌振發士習諸生
感其風誼與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
晉江西參政庚午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
民之貧無業者蟻附其間徒黨日衆公設方略督官兵以
次討平之餘孽未盡　朝廷仍晉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
撫其地公曰良民可驅而爲賊賊顧不能還爲良民乎於
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湖湘素服公威信見檄即盡散
歸農盡負固阻深者咸喁喁有更生之樂矣壬申以疾乞

歸命未下而卒所著有矩庵漫藁金陵人物志行於世弟欽字諒之蚤負文譽與兄鎬齊名成化丙午丁未同登科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政秉持淸格峻拒請托豪貴者側目咸思中之會武庫郎姦性彼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搤手避莫敢綦白公獨奮身辯其冤狀 詔并逮公同繫者二年妻病目浸賴公周旋之得不死久之姦乃獲免而公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爲畿輔要郡簿書塡委公洞達民隱臨事果决至則蠲厲風發百廢具興以時巡行屬縣問民所疾苦廉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爲陳母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二千石

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公首與焉、晉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特論惜之、公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讀其文、典則閎遠、知其於忠愛孝友甚隆也、司寇顧公璘刻其自菴集四卷、游山聯句集四卷、今行於世、

都御史王公　事　茂吟　東陵　東陵

公名雲鳳、字應韶、和順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十年、爲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倖進者、是歲十二月、朔駕自郊壇還、坐事謫陝州知州、編修劉瑞上疏言副使楊茂元才識優長、持憲得體、郎中王雲鳳守官廉正、特

行清介相繼獲罪乞早賜召用十一年僉事提學陝西十五年改副使提學正德四年爲國子祭酒明年改南通政是歲請告七年起家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益奮發才氣日夜理邊邊吏憚其威逾年憂去十年又起家副都御史理鹺淮浙亡何上疏乞休嘗移書吏部尚書楊文襄曰山中屢聞讜言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兩轉未久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既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筆端毎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峯淪落以死岳蒙泉坎坷終身極貪陸布政頗得超拜尚書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切恐奔趨富貴稽狡利達者相見輒稱功頌德乞憐求

官直諒之言無由上達寅緣登庸爲蔡感激慚懼敢不布其愚今兩耳並聾百藥不効只得耕田納稅養親讀書唯俯垂憐念使禽鹿魚蝦各得其性幸甚公當官孤立直行已意以故上下多齟齬家素貧遭逆瑾誣賍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山西巡按言公忠義無節請周其家

尚書林公　事狀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少力學有文成化中以進士授刑部主事以習法執比輸審而卒歸之平恕時　上方寵僧繼曉及寺人梁芳俊以災異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

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薄蝕、野熊入城、鑒戒之昭莫此
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堡、騷擾戍卒、怨咨、然臣愚
謂此手足之疾耳、未甚害也、山西河南連年飢荒、而關陝
尤甚、人民流徙、被于荆襄、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倉廩
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採取盡絕、飢殍盈路、惡氣薰天、
道路聞之、莫不隕涕、而撫按三司等官、肉食其地、顧盻徘
徊、專事朦蔽、民飢至此、漠不爲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
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
少緩者也、謂宜下寛恤之詔、重欺罔之罪、即遣才力大臣、
及科道廉能官、分賚帑金、馳詣近地、其臨清起運及鄰封

蓄積之糧聽令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飢民抑猶可及濟也抑臣又有說焉孟子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不辟臣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爲聖明納諫之主奠億萬年無疆之休萬一忤　旨禍止一身臣何惜一身之禍而不爲　陛下陳之哉臣聞修齋之[illegible]釋氏之教佛誕無稽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誣每見於漢唐宋史之間可考也妖僧繼曉市井無賴猥挾邪術詐欺楚府竄身逃罪潛住京師多方貨緣致蒙　聖眷敢復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造寺塔是必繼曉小人過爲

誕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國祚彌昌民命咸永邊疆底寧以此啗　陛下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學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　聖教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盡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然且不為況萬無是理而有大害也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位予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若此臣懼夫不斬繼曉異日之禍誠恐未涯也然薦之者梁芳芳傾覆陰狡引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若趙高

奢侈若石崇數年間以進貢買辦爲名盜國帑藏貲財山積尚銘汪直未能或先乃復薦進繼曉陰求益寺夫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爲疾爲病臣切爲身危之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下及閭井飢餓之民咸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無一人敢以此言進者獨惜官而畏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而以爲陛下仁聖之累耶下 詔獄謫判姚州弘治初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俊行部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俊與之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已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

輸官、償民逋、毀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撤其材新學、擢湖廣按察使風儀整肅、屬吏不敢犯、會境內雨雪震電、引咎疏時政、言貴州調官軍、軍苦戰鬬、民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興岐二王府、吉府復增修蓋、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命、且府大則心侈、侈則驕、驕則踰分、府大則難于創蓋、而又難于修葺、又居人難充、疾疢易生、臣謂興岐二府宜小、而不宜大、吉府宜修而不宜蓋、乞循寧襄德故事、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爲著例、不報、俊引疾乞休、不待報、竟歸得允、後以言官薦、拜僉都御史、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湧、俊疏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唐宋宮闈內侍柄臣之禍、

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
遠佞幸、親賢士大夫、語甚明切、時　毅皇帝在青宮、　上
嗣亂未廣、俊特以爲言、已又疏言、昔殷武丁爲太子、父小
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高宗也亦然、漢
宣帝少居民間、涉艱虞、故能周悉民情、爲守成令主、蓋處
境太順、驕惰易生、未必福而伏禍也、今農畝細民、家無十
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況　太子國本、天地祖宗華
夷所付託耶、今　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
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傅、非古人早教蒙養之意也、乞召禮
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巏、南光祿少卿楊廉充講讀官、其

資序不合實行苛取如致仕按察副使曹時中渾厚澄瑩粹然和氣處士劉閔恭愼醇粹學行高古于勸講宜稱仍乞禮致時中使爲官僚而令閔以布衣入侍更勅各部翰林院科道官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以充則涵養薰陶宜有稗益而推立教之本於聖躬也屢疏乞休又薦時中自代不允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江西歲飢盜起條災異預備奏均徭里甲賦稅事宜所至宜上德洪宣弊問民疾苦以風俗教化爲大務賑荒鋤慝褒表賢孝一主于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嘗見上官至者靡不畢造撫循勞來吳城毛竹弘山賊巢并東深入平之一省以安民

至今追領、時寧燕人貪猾、縱枝害、取祿米過倍、官校豪奪民利、俊至約束之不爲動、奏請定祿米歲額、布政司徵收貯庫、每季長史司支領、爲著令、巳濠奏府殿請易琉璃瓦、俊力言當斷以大義、毋涉吳王几杖之賜、濠大恨、時濠雖暴橫、然未有逆萌、武以爲過、後卒反、人服其先識、內擢歸陞副都御史、再撫江西、俊恐爲濠所搆藍、力辭不赴、四川盜僭王號、賊藩省大臣、起巡撫四川、宜布威德、勦撫並行、四川平、會瑾誅、上疏言、昔从沙衛毀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以爲功出閹寺、國爲無人也、今賊瑾謀逆、危于千鈞一髮、而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永傷文武之

無人也文武無人以　陛下信文武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足如永豈不能早發其奸致危迫若是耶今瑾雖誅黨惡猶在終日失刑請釋宗室育宮中而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許進等以修復舊政意指斥用事者故大臣交忌

旨下請責琦諸邊征勦宦者必馘其子弟私人寄兵籍冒功俊一切拒絶權幸愈指惡會與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者謂盜衰易與無所事俊可其奏命下朝論大駭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俊去蜀而兩川之寇復作矣寧庶人反俊聞報即夜使人範錫為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與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勉令竭忠討賊時首

官交薦不起嘉靖初、天子在藩邸知俊名入繼統召起工部尚書疏三辭敦促轉刑部尚書未至即疏 祖宗親儒臣故事乞傾心延接加意採納使邪念消妄心息驕氣平以出政布令又言今太倉之儲盡于無名之冗食小民之膏盡于無名之誅求 陛下初詔所革皆其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往往稱不便冀萬有一更誠更之則諸所革者盡復而天下之公議廢矣又言移風易俗色身先率之士大夫先奉行之成約質渾樸之風既至命侍經筵會暑罷講俊疏言 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且言學貴緝熙禹惜寸陰經筵聽講頻不謂勞文華清燕亦不謂

熟、如　陛下天稟全智、年方志學、願毋輙罷廢、又擧古師臣坐講故事、以廣　上德、　上嘉納之、俟在位、于親大臣、勸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數數爲　上言、諸正德中結權倖、于政納賂者、通政張龍、廖鵬、齊佐王獻、俱奏伏法、時內使葛景盧良、太監劉寶、左少監李朝用、奉御劉孟陽、諸不法事、連發、爲科道所糾、者勿問、下司禮監發落、俊具言法立于　祖宗、守于　陛下、而奉行于法官、諸葛亮有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賊否賞罰、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于內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于外、而不行于內、今雖　陛下盛德、左右革心、萬一有作姦

犯科而無法以制之其流之弊安可止耶竊揆 陛下見
近日參論內臣之多以人情不甚相遠論糾譴內臣豈無
縱恣外臣難免而近日參論意必外臣有輕重于其間也
竊惟大小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科道
之糾劾有撫按二司之摧擊一干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
年而沙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犯法事
無大小法皆具奏故 陛下祇見參論之多而不知爲益
法之平也惟 陛下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 上不
聽案臣豈私人獄且具內降送鎮撫司俟奏言 祖宗設
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大小罪犯無不畢由鎮

衣衛謂之覘事所以偵伺機密、察奸細、鎮撫司則鞫訊大
盗妖言者也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獄具申鞫
刑之禁並送法司 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錢寧以所忌
惡付鎮撫文致成獄此法之所以壞也今宋鈺所告太監
文事不待法司問結而輒送鎮撫非 祖宗之舊也疏上
獄竟付鎮撫俊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大獄情皆將扳
求内降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 上怒詰責俊以不得其
職乞致仕疏八上乃允俊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
利害不畏强禦用兵以殺降為大戒以撫綏為上策性簡
儉居官尤廉約眛取謙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

俗修汰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僉推先焉及遘疾遺表薦尚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留輔德襄大政云

少保李康惠公　　事泰陵康陵永陵

公名承勛字立卿嘉魚人[illegible]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公與諸兄郎中承[illegible]士承箕承顏各修勵行業公初知太湖爲南京[illegible]部歷戶工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縣滸內外孔棘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詗諜繕壁壘扼溪澗進與賊戰擒胡雪二幾

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諭降從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為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即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閩、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月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擣虛擾我開原懿路蒲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遼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墩堡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隍樹木

為阻固東圉稍寧進公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公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團營公懲郭勛驕縱翦其羽翼勛懟公欲并中胡端敏公辭營務不允八年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寇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振公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諸匠役千人此皆破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朘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目莫敢何問者公特上聖明

一旦剪剔去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官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嚴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　上從公議公楚人有名　上稔知幾欲用爲吏部尚書是年春充正使冊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贈少保諡康惠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子敘益府長史

筆記周子承勛二十舉進士爲太湖令有聲入拜南京刑

部主事六載滿始遷戶部員外郎陞廣衡郎中出知南昌府時瑞饒諸屬邑高安姚源東鄉華林瑪瑙越王仙女雞公妥章法城盆田石馬新安盜互起執祭政趙士賢吳廷舉各道兵促縮不敢進承勛獨前進破賊於山麓又破之於邑門斬首幾六百平五寨華林賊丁大全等敗我副使周憲殺之承勛單騎入憲軍撫其淋衆乃定賊黨王奇來聽撫樓得其袤刃縱使還奇愧激借同黨陳羅降復約舉火為應承勛乘之賊大潰俘斬四千五百擒散者二萬餘賊平俄而姚源王浩八復叛承勛復討獨有功時吳廷舉在賊所誘其下共劫酋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名誣五

獄廷議白承勛枉超拜浙江按察使遷陝西右布政使轉
河南左布政　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地北隣朔
漠南枕滄瀛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絕域密邇
奴兒干黑龍混同禿魯艾慈東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承
勛奏請築邊墻而賊不時撓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燕禦
清鎮楊鎮兵闞松靖險劉男康福分二軍除定遠慶雲柴
河道而身負畚鍤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鐵嶺斷
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寨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貢諸要
害悉復營禦許恭有大將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為南京
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左都御史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　上手書詩遺之承勛
與太監張永竭意革宿弊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勛忤
久改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芒部相仇殺土魯番
寇哈密小王子殺掠陽和吏民警報旁午承勛晝閱夜籌
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慮冗食爲蠹因大學士張孚敬革
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錦衣衛千百戶官五百員騰驤
衛兵及各監局冒役數千　[illegible]爲之肅然在兵部三歲
卒年五十九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爲戶部郎歷藩臬

二千石皆第最　武宗廟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為人多計算頗斂默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隘夷險偏裨才否一覽悉記無遺　武宗末政在宦官多遊幸饑民乘間起為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鐩蜀藍鄢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充食劉趙等尋為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次起日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指悉討合機宜虜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討兩廣蠻有功謂指出瓊進少

便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瓊才之咸報可果以次賊平而瓊又再進少師太子太師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亡人色而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反巳執之亡何守仁果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惡吏部尚書陸完會完以罪去遂代之嘉靖改元言官論其奸狀 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巳赦出之戍邊在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釋爲民虜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 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犄角逐虜

去斬獲累二百餘瓊亡言鹽池比邊虜虜覘商人過輙入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外修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滿改築墻虜旣阻墻不得進商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清

進太子太保復改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將其議哈密事相矛盾論者謂瓊議爲得云陸完字全卿長洲人

郡諸生闒敝借上命括奇貨江南欿張甚過蘇常廷曳諸生諸生競擊敝走完時實不與而除者具完名首諸生

狀聞巡撫王恕列敝罪上遂還完後舉進士而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門是故擊閹人者耶擢御史當巳而爲

御史累遷至兵部右侍郎覇州民劉六劉七起爲盜前後

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劫掠聚衆至數萬人　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賜若爲就教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彦名益縱賊馳突中錫迺大悔　詔逮下獄瘐死而完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興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淸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遊擊將軍郤永襲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尋又隊格裴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死賊分爲兩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尤狼暴帥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彭澤咸寧侯仇鉞帥泰兵擣之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

庚戌進士、歷尚書工部郎、出知眞定府、累進按察使、澤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顧盼煒如也、平居鮮笑容、雖與爲偶語、叱叱聲若詈、召拜僉都御史、遷進副都、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顧軍正論行法、建纛、諸大校無不惕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虜以萬計、趙鐩敗、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詔切責、完懼、日夜督諸將、徼賊、而賊踰艒艚艨聚、燒運艘、掠臨清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嵩淺坡時、宜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鬭賊、大敗

之六七彥名獨救曉步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逵靼厄閑險不得道度河南蹦荆楚奪艘爪洲掠泊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六七先後赴水死臬彥名斬首將六百俘三百溺水死者千餘還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子世襲錦衣千戶完尋遷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蜀盜藍廷瑞鄢本恕爲尚書洪鍾擊撫且平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鍾奄不復能將詔澤兗總督討之澤悉兵破敗殺廖麻子衆遁實山寨多伏弩箐棘中澤分兵搤出入奪水道度奢開一面縱夾誅之且盡或云廖有異術能隱形既事急獨身跳賺之卒不獲還加太子太保廕萬戶久

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出提督三關二將失之虜退仍理都察院澤好因酒使氣時時出瓊上嬖人錢寧挾威公卿咸俛首折節澤切齒不能平瓊因寧所遣親近語事邀澤飲澤醉嫚罵朱寧奴才壞天下瓊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大怒會哈密城及金印爲土魯番所取詔論還不可且蕃得將寇甘肅狀廷推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使使請土魯番予綵幣二千緞檻一孟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澤輙奏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薄肅州內寧全軍沒瓊條澤死罪錢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救乃免嘉靖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

加少保致仕卒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權略善騎射歷
任至肅州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聽
要領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
害徒模稜效弱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勵士卒繕壘堡捕
繫番諜巴思等殺之土魯番掠肅州遊擊將軍芮寧戰敗
沒九疇遣所兵襲其營擊之大臣奏其激變下獄　永陵
即位尋進按察使超拜都御史撫甘肅土魯番復入寇九
疇率兵排戰陰給番與部內外夾擊大破之上捷九疇當
封而大臣中土魯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逮論誣罔輪戍天
下寃之凡虜再寇九疇輙從間道入登陴睨從上射虜酋

指疑能分身號飛將云曹謙博習子史有機略揣兵事多

曲中父雄立功西北破寧夏謫度寔資議護從楊一清學

一清家居謙遺書略曰先生世所不可無者而又世所忌

也此何時哉彼勸先生出者非愛先生者也然雄與劉瑾

通姻好謙不能止瑾誅父子俱死於獄一清惜之曰謙料

人則明也處人則忠也其所自料自處何如哉李卓吾曰

父欲與瑾聯姻謙爲子可奈之何遂捲先生但聽忠言免

發背毒以死便了勿幸譏之不能自料也

李贄曰弇州謂晉溪公貪財好賄毗中人夫滿朝皆受宸

濠賂獨晉溪公與梁公亡有也楊廷和爲首相受宸濠賂

擅與護衛乃駕禍於梁公而梁公不辨卒被刼去又駕禍於晉溪公晉溪公又不辨卒被誣下獄論死是孰爲貪財乎孰爲奸雎眦人乎嗚呼晉溪不貪宸濠之賂而陰用守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錢與人不與一面相識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少具眼者自當了了何況弇州素讀書作文人邪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使守仁等諸大豪傑士得爲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克嗣之撫應天喬宇輩之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呼此唯可與智者道

少保胡端敏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爲德安推官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弘治十八年春詔求言公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内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今宜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翔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之人佐理出知府廣西太平太平瘴鄉又多土官酋獠性輕亂而黠奸宄其上先守多難之公至則馭以威信略去文法李濬太平酋豪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公誘濬中表兄趙元堆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

世殺土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黃賜更服事之至是畏慕公欲來歸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文昌懼反來奪公守孤城危甚而屬邑土兵嘗被公德者聞之弃命遠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黃賜乞爲公養子矣土官世襲輙展轉結勘索賂土吏土吏以故怨叛益輕中州人士公令土官生子即開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朔望或有事謁集皆得携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土官大悦尋以母喪歸爭泣留弗得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林瑪瑙桃源盜大起部右都御史俞諫

發近地兵討之公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絡號數十萬江西兵素单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公日夜拊循漸爲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爲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始强遒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所殺虜迨復業無慮數萬人而參議王泰者忌公功譖之俞諫狀不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濠縱恣陰結群盜欲爲不軌公上疏論攻治二策未及王乞早以禮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公指宸濠怒論公斬罪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爲離間親藩因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介坐公誹謗妖言離間罪

必欲殺公公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兇徒捄 上旨褒公巡浙御史潘鵬附濠盡囚公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江按察使匿公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戇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啟充徐文華蒂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公乃得出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起公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 世宗新卽位公自喪所上言聖孝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會[illegible]薦其賢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就改刑部

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時已得疾、力論西北事不休、 温詔慰行之、然薦陳九疇馬昊等有將略、大爲時宰所厄、乃懇求致仕、歸賜勅給驛續輿廩、歸無幾召理南京兵部事、復辭乃止、卒贈少保諡端敏、 鄭端簡曰、公朴忠直諒、氣壯才雄、淡泊寧靜、清素不淆、席文襄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余兩爲公屬吏、手書勉余忠孝大節、公議論務與南海不合、論芒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逆大不喜、薦賢才、安仁以爲侵官相壓亂政、發怒訐於朝論、務亦然、公既制置極詳、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爲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

我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紛紛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公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啗時貴自成化至于今中國爲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爲餌釣大利宜勑王瓊爲國忠謀先盡復瓜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勑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魯番方恫喝中國懸絲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黨賜賞義所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及薦馬昊施儒楊必進及九疇爲將皆報聞

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九疇得免竒禍昌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務敵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公論大體甚不爲安仁說竟不肯相依附賴上明聖憐其忠鯁終始眷注六公奮奏議行於世其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屢登薦劾引疾乞致仕次子繼幼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世寧歸閱大異之顧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諱具實告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

繼方略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王事繼曉曰賊入必重禍奈何父曰吾業以身許國矣賊到世寧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世寧母獨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都御史馬公　　串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昊關中人昊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擢陝西僉事尋以御史將[illegible]論眞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置鈎指民家有流[illegible]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昊於眞定稱保障甚宜眞定請勿謫詔許之亡何劉盜藍鄢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之

未劾吏部尚書言馬昊才可蜀按察僉事依治兵昊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蹈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有者昊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虜降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恩齊招諭賊賊請降而乞住劄臨清市空其民昊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慶

下遊湖湘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賊自困獨益飭治兵募召豪傑賊困不敢東伏漢州平壩未幾復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犄成都昊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酋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爲帥昊請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爲主或返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昊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它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逾歲虜亦不剌自西海犯松潘蜀大震昊招土番爲間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

及衣械夥事聞加祿俸一高珙筠縣人普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劫昊率兵擒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昊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攝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予一子錦衣百戶然昊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

逸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昊名將可用也其撫蜀亦欲平松潘夷曰昊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恆用兵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哉

卷十七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八

秣陵　焦竑　輯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受學輙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己未登進士授德清令尅苦而勤斂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去公還禱於城隍未幾就擒公詰之曰汝既遁何復爲我擒賊曰有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爲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公鍾每命諸司錄其獄案以爲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巡

瑾誅榜諭天下出公手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而絕愛之及爲史記李公與楊公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會司寇何公鑑中丞楊公綸令其屬徧爲之李公見公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公至愈以淸約自勵入覲其一書二帕贄京貴槖中無一長物而公之廉幹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叅政尋進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邇倚鎭守中人畢眞爲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公曰事急矣將若何公卽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眞令撤兵衛自是姦謀內沮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

闋再爲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夷者六載未定御
史曰須公爲之公卽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
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顙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
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調知夷果密調兵
聞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入民課
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
來傳置諸所餽遺卽果蔬弗受也公兩典名郡及爲藩臬
長壹以便民爲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六年進右
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
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偕總制伍公往平

雲南至澧州聞捷還辭兼職冬晉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
年 召復任 駕謁山陵公受 勅偕宣城伯衛公鎮居
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
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廉直終始
不渝且綜理既閑出納有執實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
尚堪任使乞爲召用以盡其材 上俞之起公原官加太
子少保公在位素令親信察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
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公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
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
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黯黯弗了也既而

償之則無弗夙具者乃歎曰渠固若是耶 上念吏治龐雜特命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 上命兼司寇讞斷之君數日盡得其情擬奏 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特以 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平生爲國薦賢絶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公卿或阿上取寵而公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於時翊國公郭勛恃寵專擅損兵冒餉公疏劾之 上下其章所司讋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事草成未上爲僚友泄其語反爲所中遂落職歸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大

典邊費無藝加以水旱癘疫所在告災公籌之殫竭心力必不稍以加賦於民在職力主節財諸濫請浮費悉斥不應初　世廟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需公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　世廟心弗善也頃之公去且死卒至邊儲大窘計無所出　世廟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居恒約敕僚屬壹意奉公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廨者什九私居者什一終日高拱堂皇內外肅然在廣東日右布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誡勿過豐富聞之大慙短衣露頂跟蹡而出詈不已公頹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爲司徒時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杯酒飲有干謁能峻郤之乎率

之日坐部治事無敢闌出入以故貪緣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治公侚潔正直出於天性佐食以園蔬絕無兼味公服用浙蕉極下者底裏不厭澣緻唯兩襦鮮潔而已爲尚書宅憂歸始有居室崔公銑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登人丐予相語云今天眼開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西長安有屋一區予嫌其陋公至卽居之但墉地塗壁而已予甚愧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斬郵典隆慶初奉遺詔補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謚端肅予祭四壇哀榮之典爲始備云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麟、字元瑞、其先江西安仁人、國初以武功、籍南京廣洋衛、至公始登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驕横骫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公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 敬皇爲之霽威事、尋得解、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四畿內所疑獄、究滯無慮數百人、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日、郡聲大和、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猶援郎中時瑣細、廢爲編氓、郡人爭致饋、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劇、敢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像爲小劉祠、語在大宗伯王公華記中、時與龍霓及湖人吳琬施侃陸崑交、因徙居于湖、山人孫大初亦以羈旅入社、湖中風雅稱

中興爲璫誅起知西安遷內艱去服闋遷陝西參政屬關內飢虜數深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單與諸司莫敢異公曰靖邊本以衛民也民可先困乎使者色沮會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參政共圖其便議遂寢公亦嚴嚴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乏踰年擢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起爲太僕寺卿擢副都御史巡撫北畿復引疾章至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方高公才節而起爲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公吝白吏部盡選才應充曹任仍請築外祭刷四司之財貯之節慎庫始此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　上嘉公意賜庫名曰

飭慎實自公始凡工部上供率閱內府所徵多循典式不受聚公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用此銜公會　上遣近璫督造龍袍於蘇松公請罷遣忤　旨勒令解職公既歸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者其於文以冲夷雅澹之詞發瑰瑋奇崛之氣幼眇穠纖冥與神會書法宗羲獻以還片簡尺牘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讌往往出微辭臻妙趣早參玄理兼達天命嘗請王公廷相預作墓銘好樓居而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寫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壁命曰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為娛叩以時事不答公卿交薦公不知也性清約疏布自喜事繼母戈遇異

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絕不以豐約累志

太宰李默言公斂居深陽嘗造門人候之公引至卧內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予峴山逸老堂少太宰蒋吉公鳳

了無宿具旋以乳羊悖市沽風雨瀟瀟欣然達夜其風尚如此嘗以爲公揆文似公幹治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嵩之至于薦約省素家無餘貲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東牟劉祖榮何異世稱二劉不其然乎年八十有八卒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尚書雍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太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縣知縣

吳濱湖湖漲沒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公堤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殺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夫訊夫曰妾逃兩月蹤跡莫知妾父脇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覩其尸乃訊父曰夫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且此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十年召爲監察御史廵鹽兩淮淮竈丁貧而鬻者幾二千人公廵鹺俱與先宅歷陞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鬻販私鹽鄉人效尤盜竊横行公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盜竊稍息爲都御史廵撫宜府參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具草且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公曰此亦軍法縛下杖之三軍股慄

已乃諧公于時相言官遂劾公以擅辱將官罷之退居韋
曲別墅不涉城市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鐸薦公有敢死之
節克亂之才超起左副都御史撫江西辭弗允未幾陞南
京戶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不肯相親斥公去而
諸所嘗薦公者鈞陽靈寶皆獲罪公歸復居韋曲與鄉人
論稽事不與上官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
幸無以太故屈法也年八十卒

尚書吳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戍籍梧州成化二十三年進士
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己字民時華容劉公為左布政使知

公移、公輙具尺書、公益盡力效職、有都御史召見公甚溫、廷舉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璫某、屬我修其家廟、可稍葺之、公謝曰、今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即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為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甯產、非此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惡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會公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計斤兩、公囚服梏手、日詣訟所、士大夫羣訴公亡私盜狀、御史大慚、釋公、弘治九年、都御史者、入為吏部尚書、公時為令十年矣、乃遷成都同知、起復、改松江、十八年、廣東盜起、湼兵

備僉事、討平十三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陞兵備、三年、改鹽
法、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右參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使、
時逆瑾專權、公發鎮守內官潘忠二十罪、又奏有　旨取
省祭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
五年、瑾矯旨坐公枉道、荷校不死、戍鴈門、再月、赦還鄉、是
年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六年、陞江西右參政、討桃源賊、
時總制數易、官兵不協力、歷數年、賊益熾、公饒智略、勇不
避難、與副使胡世寧發憤、欲設奇取捷、平賊、諭使解散、反
爲賊得、賊劫公求撫、公詞色不撓、乂之、伺得賊中要領、公
誘勁賊執其酋出、復入討平之、九年、陞廣東右布政使、立

番舶進貢交易之法不傳役十年嶺西猺獞作亂兼兵備副使撫治廣東諸府十一年轉左十二年湖南飢陞副都御史賑濟十三年　勅勘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公爲堅明約束條奏上十四年還京復出湖南定諸夷地界又疏言六事備宸濠變宸濠大恨唯恐公巡撫江西嘉靖初召爲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南畿肅然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瓜衣敝帶穿不事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如糞土妻子飢寒而施予不較有亡陞南工部尚書即疏歸歸二年卒卒年

六十六公居湫隘亡郭外田頗有書至萬卷卒之日不能斂都御史姚鏌爲之經理崔文敏公稱公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又曰公恒衣食人妻子乃不能給官四十年百孫九丐不能一日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己卒未聞報德者

鄭端簡曰大臣持鉞斧督撫方隅固欲其威望素著然必有恩信焉非約己裕人與士卒同甘苦與農畦共休戚而徒欲以武健鷙夷蠻金壁媚津要數月日幸無事得內遷即栩栩樹碑稱頌功德人誰信之此五公（楊信民韓雍鄧廷瓚雍太吳廷）舉者信心而行磊磊落落恩威敷布沒世不忘卓乎不可

及矣、

尚書顧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廣平縣知縣、入為南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勳郎中、正德庚午、出知河南開封府、癸酉、謫授廣西全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左參政、嘉靖改元、陞山西按察使、以病免、庚寅、起為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布政使、壬辰、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疏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以布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己亥、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會顯陵肇工、改工部、領山陵事、進工

部尚書事竣還　朝、改南刑部尚書、公融朗淵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初蒞廣平、甫弱冠耳、而關決敏利、摘伏若神、及爲開封、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所在驛騷、彭公澤領兵壓境上、簡公自輔、公練兵轉餉、取具呼吸、折衝戡亂、謀畫居多、鎮守中人廖堂、恃逆瑾黨、圍奪自恣、公每折其萌芽、瑾誅、廖罷去、而王宏者尤詐謾、繼廖出鎮、公故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錢寧爲援矯　詔逮赴錦衣獄、公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鐫三階徙全、全僻荒遠陋、公不鄙夷其民而術教之、久之、民用乂

安士典于學甫三年移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吏並緣爲姦公爬疏剔抉求得其利弊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爲修築費率爲主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公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公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駔儈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多水患有中津橋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堤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公又

于台悉浙中事宜繼起恭藩與左轄日益練達屈承錯事惟志所欲爲若賦發科讁調補吏胥皆吏蠹蟠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振剔不少縱文牒糾紛隨事剸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歛手無所事事迨撫湖南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輶車徧歷州郡跋涉險阻不爲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勞念荆湖沃衍而流庸惰弛科輸煩擾故所至勸農業平徭稅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藩祿無節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代勢

不得徧欲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廣諮謀又言外臣多茂異比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非舊制乞越例推選以收滯才時雖不盡行聞者以爲篤論　顯陵之作經費不貲公長于料簡程省弗懈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之且規制宏偉民不告病晚與邦禁不肯骫骳狗人苟罹於辜必以法繩之而怨讟興矣蓋公負天下重望高視濶步過權貴或傲然不爲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乃講均敵禮孳孳奬進之唯恐不給坐是忌者側目雖晚躋大位卒困于讒以沒惜哉平居事親孝父病疽公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濯茯被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委勞于

人處、羣從兄弟尤極友愛、少學于李璠先生、李死、妻茹不
免飢寒、公分俸資給、又爲其子置産、旋豎旋廢、而其子卒
困以死、乃迎茹養于家、死爲斂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
不衰、友人胡欽死、妻方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
于朝、文牒往來、與一切費咸自公出、至于里黨族屬婚喪
緩急、多倚成于公、其於倫誼甚篤也、爲文不事險刻、雄深
爾雅、詩尤雋永、時出奇峭、樂府歌辭、不失漢魏風格、自少
已有名、世志舉進士、郎自免歸、與陳侍講魯南、王太僕欽
佩、及從弟憲副英玉、相麗澤、聲望奕然、出入所雅遊、若李
獻吉、何仲默、朱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而公頡頏其間、

不知其孰高孰下也所歷沅湘天台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噫不可及已所著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文曰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憑几集曰登衡小記總若干卷英玉名瑮有奇節著寒松齋集並行于時

少保王襄敏公　　事　康陵　承陵

公名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生而廣額豐頤音吐如鐘弱冠游膠庠才名蔚起鄉先生金公澤以右都御史掌南院鮮圍帶賜公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江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

方燬流賊復入江、掠舟揚旗、剽刦庫獄、公集鄉兵、要害處遍置鐵蒺藜以防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巳又生擒流賊伍廣等數十人、闔境帖然、公益省刑紓賦、與民休息、縣大治、選河南道御史、臺長彭公澤尤器重公、一日指其坐曰、當拂拭待子矣、出河南省試、期至、會宸濠叛、閹劉瑾者濠黨也、乃倡議罷試、公徐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無名、遂事事如故、瑾又傳　武廟親征、道出汴、輒下牒取帑銀四萬備供應、諸司莫能應、公執不可、謂　天子御六飛、必戒前路、　勑至圖之未晚、今豫發公帑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瑾乃沮、嘉靖壬午按福建、瑀泉漳

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公檄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餘平癸未予告還先是公父感風痺再既終養家居十年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北畿學甫十閱月擢南太僕寺少卿甲午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春陞光祿寺卿八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有議革撫治者公繪四省交會圖鏡之否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渴漕舟滞不行臺諫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于是公受　命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脉循經流塞分毅自徐洪南抵沽頭增閘若干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

于漕艘得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櫃置湖中曰安山曰南旺曰馬場曰昭陽勢豪侵佔多獻德邸藉其牽制有司因循不敢問公謂水櫃復庶畜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涸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事竣　上嘉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鄉人憶金公賭帶事至是驗矣公處父母邦務持重屏騶從簡出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填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以為法也乙巳考察京官中外翕然服其當是年刷卷御史以公錯繆武弁至千餘員有　旨贖罪公念衛官多貧值熱減　詔至即承

德意悉獨之歡聲載道丙午召入爲工部尚書至則琉璃河圓明閘工興經營節縮得不重費工完賜銀幣者再九月二品滿考上遣中官賜寶鏹羊酒丁未二月改左都御史掌院事公思彭公語益感奮三月廷試充讀卷官九月轉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先是陝西總督曾公銑倡議復套業奉命集議俄旨出逮銑卽命公以尚書兼右僉都御史代之公陛辭馳入關亟罷郡縣軍需停造器具邀功生事之言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罰禁劫營之弊勵諸將愼固封守雖倉卒建牙而能推布腹心畢展羣策如延安設游擊一人清平高家二堡與清水營文

縣設守備四人岷州設判官一人文縣叅將改分守靈州叅將移横城平虜西寧二守備改叅將疏入皆得允前此哈密熟番久留甘肅公患之同都御史楊博處関外鉢和寺傍可田可廬召諭諸番爲繕室廬分北舍郎口授田示之生計仍約朔望族首得入関爲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遂徙帳房七百有六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而數十年種類爲之一清自二十七年入鎮至三十二年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虜西番無大舉無深入戊申虜犯山丹巳酉犯波羅堡及推浪巳又犯高家堡再及鎮羌皆督師敗之冬出塞揚兵破虜忻都庚戌虜擾磨石移軍敗

走之、又敗之寧塞、敗之甘凉鎮永、斬首一百三級、葢數年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西沙窩、辛亥、再戰肅州、斬首五十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破虜於淸平堡、斬首九十四級、又連敗之扇馬城、燕麥川、火燒溝、神塘嶺、己酉、番賊出沒境上、斬一十五級、庚戌、番賊再犯、調兵甘凉、斬五十七級、辛亥、斬三十七級、計斬虜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奪獲夷器共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及番族三千餘人、邊人自虜中開而歸者千二百有六十人、修完、、、、、、、、、、、、、、、、延慶定邊等處城堡窯寨四千六百四、墩臺一十二、築完、、、、、、、、、、、、、、、、尾沓梁及蘭州邊墻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　恩廕子者

二、賜金帛者八、賜勅獎勵者二、壬子八月、二品九年滿考、詔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給三代 誥命、癸丑春、病劇、撫按代奏、業得 旨致仕、竟不及聞、閏三月三日、卒於固原督府、聞者莫不奔哭失聲、諸鎮軍民為罷市者數月、蓋公平生不務矯激之行、而雖存實心、不取倖得之功、而必圖成事、不期顯效耀目前、而要之久遠、不出己意違衆論、而恊諸公議、有古大臣之風、四十三年間所至政聲大振、功績可數、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予祭九壇、贈少保、 賜謚襄敏、仍廕子一人入監、蓋異數也、公性恬和、事父至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溷器亦自浣滌、與鄉

人處、皆得其歡心、雖介節凜然、而無幾微見於顏色、於宗族知舊、恩義尤篤、爲司空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淮三喪厝連窩寺、時舟已踰百里、亟命回舟、留五日、出俸易棺、遣人護歸南都、鄉人謂公長厚、自金公澤後方再見云、所著有漕河奏議、漕河撮稿、督府稿、督府奏議、若干卷行於世、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　事康陵永陵

公名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原官薦起陞兵部侍郎、轉都御史、歷撫延綏宣府保定淮鳳諸處、已陞尚書南京、南京、公所生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人以爲

榮公爲人淵遠謷敏自在科中則已諳習世務章數十餘上度可施行而後言　武廟數游幸公上疏請早朝躬覽章奏總權綱頗見采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當痛爲澄汰中官以迎佛監織濫討引鹽暴横道路當罷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贈謚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是時奄幸擅勢與言路爲仇不旦暮死則竄公給事中九年老成周慎卒免於戮辱而以久次擢爲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初在瑣闥與九卿廷議軍機大事衆輒目屬公公口對甚

辯聞者心慨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叅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府而叅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可乎衆曰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巳而卒從公議于是衆以公可屬邊事以此延綏宣府皆推公往公既豁達不拘謝有帥臣體裁又善煦嫗接下其在兩鎮人見公色詞旣巳必安公公益務

寬簡以燮帖之嘗欲笞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務公惻然曰邊人苦乃若是遂不忍笞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增踈石渠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踟躕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

下疑阻及之宜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公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蔚人無能得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請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譁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郎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囂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宜皆虜衝公內撫諸軍外策強敵閱城晏閑邊吡綏蔚四五年

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自公去宣府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荆擒大同諜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其邑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抶之死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捕守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爲之訟冤公復上章力辯　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然大體所在不肯苟爲嫥嫺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也　章聖梓宮南祔始奉　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江險恇懼不敢任公獨言沿江山險

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　上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啓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鐵維舟行如期至承天以葬江干千里免於伐樹壞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之力也爲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年餘病卒年七十有四公喜讀書雖稗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略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傯中率不廢詩有上谷漁陽稿字書有晉人風骨家居好奬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有益平生儉樸既貴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款客極豐潔曰賓祭重事也

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教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
有訓、公沒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諡襄敏、

太子太保熊公

事康陵永陵

公名浹字悅之、別號北原、幼質頴敏、博學尤精於易、爲文
詞清勁、以儒士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第進士、拜禮科給
事中、持議謇諤、一時權姦沮懾、己卯、宸濠以南昌叛、初濠
之異圖也、錮公及御史熊公蘭至親爲質、又陰結朝貴阻
絕封事、巡撫孫忠烈公燧七上不達、公曰、伐謀貴豫、否則
羽翼已就、難圖矣、一日公偕熊公客授草御史蕭公淮上
之、濠大懼、洩露、遂發兵反、不再月果擒、有憸人者、因導

武廟南狩、公倡羣臣累日伏諫不已、奉　命查核松潘邊餉、總兵某者、怙勢侵冒、動以萬計、公廉實狀聞、寘之法、壬午、　詔討求追崇典禮、朝論準治平間安懿故事、公在蜀聞之抗疏論　今上承統御天、弗緣所後而禮濮國、不得考於宋英、今獻皇豈濮國比哉、反覆以倫理天性辯之、遂與輔臣牴牾、出補河南右參議、至則起瘵招逋弭訟、騁部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耶、即勒兵捕之、會外艱歸、丁亥、　召修明倫大典、公乞終制、次年大獄明、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偕嘉魚李公講求振刷、臺憲一新、明年、陞右副都御史、　大典成、轉左副、又明年、轉右都御史、掌

事七閱月有人命獄成於廠衛羅織者　勅下法司會鞫衆依違公獨奮筆曰殺人以媚人非爲也力白其枉旣重忤中貴而忌公者因擠之遂罷免己亥　駕詣　山陵御行殿召近直追論舊臣　上曰汝老成諭吏部起用尋陞南京禮部尚書有曲人王某者疏欲表揚朱家巷以崇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爲今日久跡湮涉牽合非禮也遂寢其議廷論韙之庚子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考校軍政去留當材品人服其公又奏減龍江淺船餘丁幇甲若干以甦困卒又禁和買罷諸苛法留都軍民倚重焉癸卯　召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愼差遣無

遠近勞逸一權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邪而先自枉可乎衆志遂定有巡關者聞警報托疾自逸公遣首領促之竟無敢逾宿按歷有擅威福甚者必貽書令省改嘗辯官民冤牘剖成案未嘗徇勢屬甲辰改吏部尚書公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隱决耶凡歷敘無小大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屬之賢者共爲銓衡注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拔寒畯惟恐其墮落臺官自嘉靖初部使者舉刺漸廣公曰非制也其敝有司炫威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列苟非其專職無濫及遂著爲令公在部院京察二外察

一、皆指以公嚴、京察惟黜其行誼尤無良者有直道被誣者、公必辯救之、凡遇姦人傾陷善類、公皆引言正色、諍而全之、衆皆悚服、公宰銓逾月、上優以輔臣之遇、凡朔望拜　朝東遣、祭先師帝王社稷皆預焉、乙巳、公滿考六年、加太子太保、母萬太夫人年九十、公乞終養、上溫旨勉留、詔有司以粟帛存問、曠典也、公自是殫竭忠蓋於國體公議、無弗侃侃者、八月、疏斥乩仙之妄、忤旨、公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校械繫以歸、執吏役在田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毋見郡邑報、知時事災異、輒憂形於色、尤以未報　國恩爲恨、毋厭術數之學、好觀程朱語錄

體驗於身心以是臨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蓋以抗直任事以惠利救時公識其大矣

尚書胡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松字汝茂幼即嗜學家窘無所得異籍則倚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諦觀之喟然歎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其志向已槩見於此云嘉靖戊子領鄉薦己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郎改禮部祠祭司進郎中陞湖廣參議山西督學副使進參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言者薦再起公為陜西參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轉江西左遂擢公為右

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陞兵部左侍郎、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爲州時、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不能收捕、設法擒殪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理、不得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公之惠、而畏公之威、至構祠祀公、其在留都時、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即聚經史、求微詞奧旨、參機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曰、爲學如儲積旣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及在湖藩、職檄餉、値湖北叛苗鎭筸之變、公紆籌策、親履行陣、遂致蕩平、捷聞、特降璽書慰勞、且有白金綵幣之賜、秋闈試士、以公爲提調、而是科得士爲多、其督學山西時、公乃樹風聲、明經術、將以

儲實材爲天下用、而士類亦彬彬然嚮風矣會虜酋入南地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公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爲、守將懼、遽納民、民賴以全活甚衆、於是公遂上疏曰虜之敢于深入者、以邊將瞞悞、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家潛入虜地爲嚮道而莫之察、帥臣隱挫衄目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深入、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堠、曰懷携貳、曰蓄孶牧、曰愼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間諜、曰清耗蠹、曰嚴備禦、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痍、疉疉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

上可其奏、郎擢公參政、協守鴈關、蓋知公可大用也、公文臣也、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别構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偕一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當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君洪先、唐君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並有志學古者、與人宜興山中盤桓究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上乘矣、當是時、言者以邊才薦公、乃起公陜西、駐平凉、乃條數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大都可為經久計者、其在衙、將吏多骫、軍食傳峙、公案發之贓巨萬、人心肅然、其撫江西、適流賊豕突

殺長吏、公受命、卽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曰、豫章爲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濠、屯戍守、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冤獄、舉賢良、黜貪墨、民得蘇息、乃立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黠慧獷悍、爲諸酋最、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群蠻時出寇掠、邊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蓋公之功居多云、公數隆望重、不數遷卽爲太宰、公因將獎恬退、抑躁進、擢用才儁、以報稱德意、而一旦遘疾不起矣、公於書靡所不讀、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見之施行、故事起縣廨、不敛旁求、探索、如武庫之儲、百器畢具、唯其所用、至其所爲文、出入班

馬、其大旨本之程朱、其體格則嚴而峻、斯本深末茂者乎、有奏疏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尚書鄭端簡公　　　　事　　永陵

公名曉、字窒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海鹽、官遵化訓導、吾核公季子、其母費夫人也、公少有異質、年甫十歲、吾核公授之經傳、即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即能讀子史、吾核公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誡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公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二其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中峯董先生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

公名、公竟不一詣政府、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冊、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强弱之數、大司馬蓉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 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公抗疏以爲不可不報、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 世宗皇帝特詔起廢、時許文簡爲太宰、謂公考功、逾年始至、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郎中、巡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公勘得其實、反論御史、夏貴溪罷相、有 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已者、公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癸卯、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

寶丞、公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嗾疏公抗 上市恩、
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司丞矣、公至和、日夜治
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
午、遷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
祿太常卿、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
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公
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
如皐、擊之於海門、擒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
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
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湖櫃以興水利、淮以南迄今

無水患分宜故銜公僅擬賚予加俸公素以文學聞海內又雍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未發 世宗以公知兵特旨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戊午陞刑部尚書會大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宜大公奉 命兼掌兵部事時議謂宜大重鎮欲留楊公久鎮北門公上疏謂楊公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戰守之事咸飭所可恃以無恐寧獨宜大爾邪 世宗皇帝雅重楊公且重公議乃 詔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 制既又

謂王直于法必當誅留都亂卒于漸不可長勿分宜張甫薦傅策與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顏不可殺薊鎮閻廣提督意臣王忬阮鶚悞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宜議不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職掌奏公公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搆之遂忤旨詔曰鄭曉執法終是自尊乃落職還公家居角巾布衣數椽一童子訪故所藏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所居絕去紛華松窗竹几蕭茵練帷蕭然如山僧焉丙寅秋病卒子履淳等訟公受誣事于朝詔復公官穆宗改元賜祭

葬、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廕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戌進士、歷尚寶丞、準以廕官南京都察院照磨、公爲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辯、咸能剖析精微、直窺堂奧、華亭徐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眞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廓菴、關中涇陽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自其髫年、即具博大之器、卓犖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學使者殷公置高等、補博士、

弟子員、尋爲方伯楊恪愍公所知、諸所崇禮、觴至、西安守
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奇之、與爲忘年之交、當是時、已瑩
精大道、孔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　高皇
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爲國寶也、年十九、
登嘉靖壬子賢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
考功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勳員
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父憂、
三年、起陞謄黃通政、給假回、起陞南太僕卿、今　上改元、
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
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撫

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陞吏部左侍郎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召爲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歸奉　旨馳驛養病己亥卒年六十有七訃聞　上震悼久之　賜諭祭謚敏肅始公在戶部監兊湖湘旦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陟品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裁郎見斥者無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而秉銓者爲嚴文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爲司屬得以搜揚側陋薦進之往往從田間躋華膴列卿貳銓局之公流聞宇内前後所未有也

其開府山東議班操獨積逋減馬價著爲絜令時將大爵
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蛟以都
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桂吏議又力昭雪之不以身格
爲軒輊也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爲條
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爲大役累公之功多矣
戊寅改撫浙江不數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
念寶應湖險惡歲漂舳艫無筭爲　請開越河殺水勢列
五款以上綱領節目犂然畢具朞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
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剛峯海公意氣相期擔荷國事
平生用功在此得力亦在此
所甄敘群品如矚眉睫大察汰遺數百人下逮輿臺無不

悅服者入爲大司寇章數十上無非平允詳慎務廣 上好生之德時 上惡邊臣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劑于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 詔卒出其人于必死之地眞回天力也會奮遺厰校偵部事公慮此風不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 上改容謝乃已權璫憑藉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近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宮闈所未發之奸而開廷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雖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推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繇乃衆回道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

中始悚然改觀易慮，壹以奉公爲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延無得以門餽相加遺，所薦下吏，亦無得執贄及門，違者論如法，于時道路風清，苞苴弊絕，嗚呼，盛矣，公正以禔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排群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不踈，細而不恌，獨斷于是非離逕之中，抗色于傾側危疑之際，國事既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焦弱侯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乃謂蕭何知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所不納，即窮鄉下吏，片長寸善，或舉以告公，無不知者，此豈得

之性哉呂聖功爲相於四万替罷謁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誠儲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楛、種種皆具、惜夫未正冢宰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

尚書陸莊簡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浙之平湖人、性岐嶷不凡、四歲讀毛詩成誦、八歲從其父游、道遇客、語安南事、公曰、是必克、夫以　聖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槁然、何煩兵甲、客奇公言、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鄉試、又十年丁未、成

進士授濬縣令濬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役公請減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公持益力良久卒如公請秋潦傷稼公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公自爲疏上之辭甚懇　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輕俠爲盜橐公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獨鉅盜李以千輩異志不悛乘公入覲賄權狩中爲變公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柟富而才先後令皆與相昵後令至柟爲具享令令不時至柟拒戶嫚罵令恚中柟麗大辟坐繫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貲莫敢釋公抵任立出之柟爲謝公曰我伸三尺爾竟

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竒寵勢張甚邑有李榮爲其私
人横行里中公捕置諸法仲文奉　命祠邯鄲故出魏郊
爲榮地公不爲移獄陶亦莫能中公内鄉王占長垣民田
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嚄唶不能剖臺以屬公勘果民產
竝歸長垣民庚戌虜闌入塞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
垣公持不可錦劾公撓軍興　上置不問公復請出錢踐
更三輔民賴公皆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
補馬價騰貴公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
濬四年課高第宗人緹綺帥炳緣　上寵以要樞引公公
不應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相嚴嵩稔公名語人曰陸君

瑯我符卿可得也、公不往。會給事吳時來劾嵩、公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公、南冢宰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母病乞歸、遭母喪、廬居服闋、值嵩罷、起祠部郎、尋轉儀曹、侃侃持正論。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公却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公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爲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慚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醮祝釐、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上怒甚、公言王擅離國、違 祖禁、宜有所懲艾、他蔓非語不足聽、上從公議。 神宗生裕邸、公請告 廟受百官賀、疏入留中、有頃 賜聖母實錄、中外翕然謂公有卓識若此。癸亥調

司封郎。已轉文選。公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高下甚悉。至是佐太宰語。對如流。黑白分明。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公崇古。仁和張公瀚。嘉魚方公逢時。曲周王公一鶚。肥鄉張公學顏。皆掛人齒頰。公力爭之。謂此皆大度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蜚語挫抑。王公等得無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績著。淳安令海公瑞。爲上官所排。公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主事。侍郎朱公衡。以才地自負。有司容缺。公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陛君薦我耶。已公升奉常。典兩畿。朱曦孫御史論公恣橫。內璫王本仁中宿憾。從中構得旨罷免。居數年。神宗登

極言者謂公不宜久廢起佐南樞政歷遷廷尉以外艱歸
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公與大學士張公居正
同年厚善及張公在政府公引誼規諷甚悉已張公承父
諱奉　旨不服憂公遺書開諭已諭言官又遺書止之張
公不納然未有以傷及論改折事公固請輕折張公變色
曰公爲豪地耶公曰我爲菜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
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張公諷塞南御史張一鯤承旨論
公公復罷張公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冢宰時諸後進皆
文致江陵罪以逢當路公獨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權
得大体
危綱紀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力請歸又

三年、起南司寇、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公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渙不受囑爲御史劾、公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奈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已改南太宰、先後與大臣列巨璫張鯨不法狀、蒙　旨切責、後鯨卒敗、庚寅召入爲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貲甲長安、御史所有需不應、論徐盜內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公知其冤、三疏得減等、辛卯夏冢宰闕、廷推公、　上雅重公名、遂拜爲冢宰、公旣掌銓、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　祖宗朝故事、戒闕者無入中涓書、時　旨下、署名用二臣入內閣、公言　廷推舊制、毋壞　祖宗法、　上從之、所推轂

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絶跡、所汰黜郎覬故不避
貳列臺省、有時譽者亦不願、已復請旌廉吏、示奬勸、未幾
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有 旨斥
選郎王教等、公爲申救、因自引咎、不聽、會有乘此論公者
公稱疾不出亡何 詔許歸、時大學士王公家屏亦以爭
冊立去、兩賢同日出都門、觀者嘖嘖歎息云、公歸謝謁客、
兀坐小室焚香瀹茗、經旬月不窺庭、丁酉仲冬得疾、至晦
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瞑於正寢、是日海上星隕
大如斗、擊地有聲、亦異、已、初公館於陶氏、夜夢三神畀火
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儆、以公在、薄其災、語畢焰起、公力

懇神彝威、曰、第及三舍不傷延也、翼日果獎三櫂、嘗渡江、
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泊淺
洲免焉、自此戒水族及諸牲庖無鮮食、生平口不道阿堵、
手不親衡石、斂無鑿衣無綺、饌無餘錢、仕居華要、門未入
一縑一金、居鄉好行其德義、廪義田歲有加、遇饑、必壁家
粟為賑、所識以緩急告者、無不應、衆端肅公材裔孫、在南
都貧甚、公嘆曰、昔人稱廉吏安可為、謂此耶、佐之請廕于
朝、與人交、披肝見膈、杜機絕械、富平孫公丕揚向為御史、
論公、公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誼當歸、其言實玉成我矣、
慇懃謝之、其後在事逆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

起之、御史陳登雲亦嘗論公壬辰大計、公推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權、若無纖介、至於當利害、剖邪正、遠識高節、天下望如麟鳳、久而愈重且信、通籍以來、六仕六已、强半丘壑、未嘗有所攀附、聞天下長者、雖素不識面、及有宿隙者、必亟推轂、不啻口出、然終不令其知、郡邑政或不宜民、或有冤抑、公一聞、即切切以告、其人或變容、而公意氣自若、私居無戲言、無遽色、子弟臧獲化之、申申如也、訢訢如也、平生憐才任事、卓非儕輩所敢望、蓋公之學主於信心、故亟進亟退、略無繫吝、公之心一於爲國、故任嫌任怨、不爲雷同、可謂凜然古大臣之風節矣、